

續修四庫全書

新學堂學子
陳其美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三〇二・史部・楚辭類

楚詞箋註四卷	〔清〕李陳玉撰	一
離騷草木史十卷	〔清〕周拱辰撰	七一
楚辭通釋十四卷末一卷	〔清〕王夫之撰	一八三
天問補註一卷	〔清〕毛奇齡撰	二八九
楚辭新集註八卷	〔清〕屈復撰	三〇一
屈原賦戴氏注七卷通釋二卷	〔清〕戴震撰	三九七
屈辭精義六卷	〔清〕陳本禮撰	四五三
屈騷指掌四卷	〔清〕胡文英撰	五四七
楚詞釋十一卷	王闓運撰	六一九
屈賦微二卷	馬其昶撰	六五九

自叙

箋疏傳註分四家世儒混而一之箋之爲言綫也不多之謂也讀者之悟與作者之意相遇於幽玄恍惚之地一綫孤引竟欲忘言其文反畧於作者而以作者爲我註脚此爲上上人語也註則句

自叙一

櫛字比求先故推義類入泥入水現學究身說法此爲下下人語也不屑屑於逐句逐字之櫛比止擇其要時爲疏導如水去滯如草去穢每一章節不過數處此爲中人語也取作者之意傳而出之識窺岷源學如大海本末始終鉅細

精麤靡不該攝條貫謂之傳此包上中

下人而爲語者也是故註繁而箋簡傳至繁疏居繁簡之間傳始於孔子十翼包義文乃能言義文也註始於周公爾雅以天地爲經而以我註之也疏則漢儒專門箋則儒書罕見多見於方外如

自叙二

禪家着語四家評唱白玉蟾於道德等經是也然而世之不正其名者衆矣毛公於詩本註與疏而乃謂之箋向秀之於莊酈道元之於水經本傳也而乃以爲註程正叔於易本註而乃以爲傳陸機草木蟲魚倘謂之註則堪與毛詩爾

楚詞箋註

〔清〕

李陳玉撰

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十一年魏學渠刻本影印原書版
框高一八七毫米寬二八六毫米

雅並行而乃又謂之疏在毛程則僭在陸則舛在向酈則降甚矣正名之難也予平生爲傳止易與詩箋則微見於易眼一書至於後世註疏訓詁之文見之輒欲寐甚且嘔吐繼之終日不平況執筆而爲之乎癸巳復過雲陽門人執楚

自叙三

詞爲問因取而觀之爲註家塗污極矣天問一篇雲霧尤甚乃拊几嘆曰屈子千古奇才加以純忠至孝之言出於性情者非尋常可及而以訓詁之見地通之宜其蔽也且夫騷本詩類詩人之意鏡花水月豈可作實事實解會惟應以

微言導之則四家之中箋所宜有事也於是箋離騷次九歌九章及宋子九辯招魂大招諸篇獨是天問旣被人解壞箋則愈益不解乃爲註以明之自天問有註又念離騷爲楚詞開篇不妨仍爲中下人入泥入水使開篇便知大意則

自叙四

以後曲折竟如破竹矣是以離騷有箋而復有註天問則有註無箋九歌以下則箋詳而註畧招魂大招則箋畧而註詳各有取爾也又提天問於九歌之上與離騷並比世本序次稍爲更置者以俱爲屈子集中大篇若鳥雙翼若車二

輪使讀者先觀其大則屈子之至性與

屈子之奇情觸目如有見觸耳如有聞
九歌九章等篇特其一端耳凡三十日
而書告成嗚呼吾於是重有感焉自古
聰明聖智之士不見之功業必見之文
章見之功業者必與臯伊並價見之文

自叙五

章其不幸也然亦必與六經相上下史
氏所謂爭光日月也向令屈子遭時遇
主則其文章全發舒於絲綸謀議之地
後世烏從而知之惟其有才而無命有
學而無時也是以長留後世之悲歌而
亦無所見其不幸焉嗚呼使余而亦爲

訓詁之文者豈非屈子時命之累更數
千年尚相波及也哉謙道人自題

自叙六

後序

某年月日梅先生楚詞箋註成成三年而授安成陳子覲讀之因申其序之之意於後日意不盡于所註者也故能注意又不盡于是注也故能箋斯二者詳約岐焉而乃不僅岐于詳約是故箋註之義明而後箋註之道備近世竟陵有言離乎其所註者而猶能爲書注者之精神能自立于所注者之中而又遊乎其外者也先生自道之矣包義文乃能言義文其是之旨歟楚詞之爲書也推尊之者謂其及 孔聖時後序一

當錄之經夫經之與否非後人能知要其書蓋性情之書也宋景以後倣觀者數十家詮釋者則不下百家然東方賈楊而下不免有形似神似之異至于詮釋漢有不能盡得之劉王宋有不能盡得之朱洪者何以故豈其學識才之爾殊也哉雖然紫陽氏則傳矣集說辨證序云先生當慶元退居之時六經皆有訓傳其殫見洽聞發露不盡者萃見于此嗚呼偉矣以先生之敬心質言凡其所注如臨六經之嚴令先生值遘晦之際篤不息之貞易詩書三傳久行于世

有以廓千古之秘而奪百家之氣者而發露于是書業又如此淵核幻逸絕貫孤迴闢訛淪窒快無遺觀手是編于顛沛造次之中屢閱月而深求之而嘆服乎紫陽於先生所同與先生于紫陽所獨者又豈其學識才之爾殊哉質的設而天下之手無異鄉日月揭而天下之目無異屬聖人之道獨立于中而天下之心無兩從箋注者楚詞之日月質的也天下後世之手目其一矣夫嗟乎先生于思陵時由良司牧晉名侍御五年報政羣庶廣德一奏入御當寧動容後序二

其爲菌不改芳驪不易騁固已譜譯于潘鮑花驄矣又奚待于正襟含毫而後稱述作哉林涓起應辰之撰龍岡楚辭說也謂屈大夫不沉于汨羅蓋比于浮家迹跡之意觀深信以爲然敢併質之先生

門人陳子覲拜誤

李謙菴先生楚辭箋註後序

江與楚介春秋時隸吳吳亡遂折入于楚今稱兄弟之國士大夫率刻厲名節持論高亢而楚則鋒距尤甚焉其風土激壯有固然者吉水李謙菴先生獨深于性命之學其令吾邑也拔薤澄水大率以剛致治而膏霖溥被至今遺愛尚在棠菱之間殆得剛柔之正者乎旣以侍御史休沐旋里遭亂隱居手注詩書易大三傳成間以其餘爲楚辭箋註標義弘遠多昔賢所未及吾友魏子存視楚學政歸得之喜動顏色

錢序一

而余則爲之涕下不已也歎曰傷哉先生之志乎先生家藏萬卷胸具五嶽拭其廉鍔可以大用於世屈平之扈離而紉蘭也七年勞吏八月臺班適以其宗老懋明先生進位總憲循例乞身迨懋翁殉闕逆之難先生北望陵闕流涕洟瀾屈平之涉江而哀郢也旣而逖跡空山寒林弔影亂峰幾簇哀猿四號抱膝擁書燈昏漏斷屈平之抽思而惜誦也先生之志非猶屈平之志乎太史公曰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寃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

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是猶淺之乎寃屈平者耳屈平以宗臣被放懷王乃輕身入虎狼之秦流離不反楚人哀之此君父之感屈平所憔悴江潭之死靡悔也豈以其身之寃困遇之否塞介介哉先生壯年筮仕逮老而未獲一展終身巖穴窮愁著書其遇雖不同而似有同者宜其精神注射曠百世而相感者哉余與子存均以文字受知先生有國士之痛焉梓成敬敘於末簡如此門人錢繼章拜跋

錢序二

序

自漢代宗尚經學其時諸儒之以經名家者訂補殘缺訓詁辭義而傳註箋疏各自成書以傳於後沿唐及宋大儒輩出作者益繁矣然其書大抵依經切句傳會疏解無詭於經文大旨而已非有深思妙悟傑然偉構能於經文之外獨標其所見也唯周易一編人更數聖世歷三古其文列於爻象象繫其原托于河洛龍馬仁者見仁知者見知在義文周孔已無雷同後之爲傳註箋疏者各抒其所獨得而無不與經

魏序一

合如江淮河漢綿延萬里終當朝宗于海耳此外有南華離騷其名理文藻與經爲表裏歷數千百年讀其書如見其人或尊之爲經而傳註箋疏亦多各抒其所獨得而無不與作者合蓋南華言理之書也其指高曠微渺惝怳幽深流而不滯博而不煩得莊子之學者皆能合天倪會自然而不必剽竊其論郭象註莊後人亦謂莊註郭象非所云通理者耶離騷言情之書也其詞繼三百篇之後旨最近於風人哀而不傷怨而不悱詩亡騷作屈子殆情深而正者與寄

魏序二

之美人香草以申其義援之山鬼漁父以廣其說而總不離于忠孝者近是貞人誼士讀其辭而感之所爲傳註箋疏豈徒牽合文義云爾將以明其志感其遇惻愴悲思結撰變化千載而下頑廉懦立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吉陽李石守先生在崇禎朝以經術文章著筮令敝邑治行爲海內最時予在諸生中先生亟稱其文遇以國士已卯聞試已受知於先生擬冠一經會有厄之者不果先生後知爲余牘歎惜久之未幾拜侍御史直言正色傾動一時適先生季父爲都御史以迴避例歸里遂有甲申三月之變先生慷慨棄家入山往來楚粵間行吟澤畔憔悴躑躅猶屈子之志也衡雲湘雨徃徃作爲詩歌以鳴其意有離騷箋註數卷其詞非前人所能道然而涉憂患寓哀感猶屈子之志也頃予視學三楚令嗣龍孫世兄過晤郢中手是編示予且謂予曰當先子淪落江楚披髮長歌時時不忘吾子庶幾能述吾所學焉今者履湘漢之故地攬屈宋之遺文吾子其有意乎余唯唯受而付之梓人亦曰先生之志屈子之志也其所爲

箋註者惻愴悲思結撰變化猶夫離騷之辭托于美人香草山鬼漁父縹緲怳忽而情深以正也余辱先生之知而未能詮次其義自愧于宋大夫矣
康熙壬子仲春武塘門人魏學渠拜題

魏序三

附記

先生之成是書也在顓頊湘烟衡雨之時楚士之從遊者皆得見之龍孫世兄語余曰頃過鄖水已有梓成而自以其姓名傳者矣郭向註莊至今滑訛要亦各流嚮往藉高賢之筆墨冀垂聲於千載耳然辨有若之似以證尼父之真後學之責也亟爲正之

龍孫之言曰先祖諱良桂故第四段註中有云蘭桂之桂去木止書圭者避先諱也乃曆本仍之以自我著述之書避他人祖父之諱彌見其謬耳先生箋註自大招而止曆本于宋玉以下俱有所著并爲辨正恐後之學者不悉其詳則續貂者至亂真也

學渠手識

楚詞箋註上 第一卷

吉陽李陳玉石守父箋註

離騷

自司馬遷解離爲遭解騷爲憂讀者相沿遂謂離騷爲遭憂而作詞是詞賦之家相與祖述遂添經字於其下顏師古解騷爲擾動之義皆非也騷乃文章之名自是風之一種故風騷嘗合言之風之與騷譬古詩之與樂府也潛質靜穆曰古詩流動艷逸曰樂府風之爲體一如古詩騷之爲體一如

楚詞箋註 卷一

樂府南方自有此體二南廣漢之詩便已肇端不創自屈原自屈原出此體乃大乃妙爾讀者不先明騷之得名無怪於騷之下復添經之一字騷既爲文章之名經字不重出乎乃若離之爲解有隔離別離與時乖離三義蓋君臣之交原自同心而譏人間之遂使疏遠相望而不相見是謂隔離此離騷中有何離心可同之語一去而永不相見孤臣無賜環之日主上無宣室之望是謂別離此離騷中有余既不難夫離別之語若夫君子小人相

楚詞箋註 卷一

鑿不相入薰蕕不共器是謂乖離此離騷中有判獨離而不服之語就騷解騷方知作者當日命篇本意而從來解者皆妄添之名目也離騷大意只爲好修二字與人異趣爲人所忌好修者必芳潔故喻諸香草蘭芷荃蕙薜荔胡繩木蘭菌桂杜蘅菊茝揭車江離之類不一而足小人奸利好朋不好修臭穢所集故喻諸惡草曰艾曰椒曰茅曰宿莽曰蒼菜施旣以兩不並立自然朋黨設間平生好修原爲潔白以事吾君一間之後君亦以好修爲其眼中釘矣一生吃虧盡在於此故篇首便曰重之以修能曰謇吾法夫前修曰恐修名之不立曰余雖好姱修以鞿羈曰吾將復修吾初服曰予默好修以爲嘗曰爾何博謇而好修曰固前修以菹醢曰孰信修而慕之曰苟中情其好修曰莫好修之害也卽徘徊乎君亦曰靈修曰靈修之故曰傷靈修之數化曰怨靈修之浩蕩望其君以好修也一篇之中反反覆覆三致其意只爲此兩字若曰孤臣有何罪過所得罪者此而已內

問諸心。外問諸人。上問諸天。下問諸神。亦只此而已。殆至九死不悔。登天入地。終惟故國之懷。從先臣彭咸於江潭者。亦只結果此兩字。公案而已。故千古忠臣悲痛。未有如離騷者也。每讀一過。可以立身。可以事君。可以解憂。可以忘年。

離騷當分作十四段詳列于后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原是楚國同宗。又是同

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生年月日。皆秉陽氣。皇覽揆余

于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自小家教。便服名義。名余曰正則兮。

楚詞箋註二 卷一 三

字余曰靈均。不說出名字。以正則代名。以靈均代字。又是一樣寓言。

此第一段言其為同姓親臣。恩深義重。本非可離之人。且受天之氣。稟父之教。自墮地來。便以正直

為則。高陽。顓頊帝也。顓頊之後有熊繹者。事周成

王。封為楚子。初居丹陽。傳國至熊通。僭王。始徙都

郢。是為武王。生子瑕。受屈為卿。因以為氏。人在胸

中。初有微形曰朕。古者上下謙詞通稱。父死稱皇

考。皇大也。伯庸其字。正則靈均。既是寓名寓字。則

伯庸亦非其字可知。攝提。星名。隨斗柄指十二辰

貞正也。貞于孟陬時正月也。陬隅也。攝提時指東北隅也。降。舊解從母腹墮地。非也。乃惟岳降神之降。此乃屈原自負不淺處。與高岸不合。時人處高平曰原。所以名平而字原。正則取平之法也。故以寓名。靈善也。高原地勢雖高。而寬平。容物善均之象。故以寓字。詳原父當日揆度命名之意。亦早知原之骨相。他必磊落難平。故以其名易之。又取字曰原。示以處地雖高。嘗守寬平。此原所以因思君而悲親志也。從來解者。於此忽過。

楚詞箋註上 卷一 四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內有外有。扈江

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芳潔自持。

此第二段言其才行自負。一味修潔。焉有可離之端。然其致妬之繇。即在此。

按離騷動以芳草自況。如江離。辟芷。秋蘭等類。動

以惡草。况小人如宿莽。蕭艾等類。蓋君子流芳。小

人遺臭。所從來矣。古語有之。賢好不同國。而治薰

蕕不共器。而陳離騷取義本此。有國家者。于小人

則親之。於君子則疏之。是惡芳而植穢。未必芳穢

都不知也。紛言其盛。所負內美者非一也。此字文勢當在既字之下。而提居吾字之上。此文章家倒句。重舊作再重之重。非乃輕重之重也。蓋有才而無行。則人將輕之。是故以修能自重。修是省察克治。整飭上事。能是禮樂兵農鍊習上事。離即薜蘿生江中。故曰江離。芷即白芷。生幽僻處。故曰薜蘿。蘭得秋氣。其香彌烈。故曰秋蘭。扈被也。猶下言菱荷為衣。芙蓉為裳也。佩則巾帶之間也。

汨音密。余若將弗及。今恐年歲之不吾與。大丈夫當乘時作事。朝

楚詞箋註上

卷一

五

寒暄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退不日月忽其不

淹兮。春與秋其代序。六字驚骨。生人便從此老矣。惟草木之零落

兮。恐美人之遲暮。年深月久。惟恐錯過。負我建立。

此第三段言欲乘時効用。贊助吾君。早建大業。所以速人致妬之。孫卽在此。

阨山名。木蘭。木名。花白如蘭。去皮不死。亦香木也。

生於高山之上。喻君子之孤芳挺立。不寄人籬落。

間。若無辜之者。不為人所賞矣。水中曰洲。宿莽。乃

陳草蕪穢。未經芟薙。喻小人臭穢叢雜。無攬之者。

將阻險盤踞不死矣。朝寒夕攬。朝夕為國家進賢。鋤奸也。舊註併以宿莽為香物。蓋始于郭璞之誤。郭以卷心草為宿莽。故有贊曰。卷施之草。振心不死。屈平嘉之。諷詠以比取類雖通。興有遠旨。不知卷施。卽後女嬃所云。黃蘗施以盈室。三惡草也。美人舊以況君。味下靈修。乃婦悅其夫之稱。復有衆女嫉子蛾眉。謠諑謂予善淫之語。則美人當日自況明矣。若曰。予雖負此才美。早乘少年而用之。倘遷延歲月。鈍置廢閒。圖事之氣衰。自然不及矣。譬

楚詞箋註上

卷一

六

之美人遲暮。從前精華不可惜邪。所以歎草木之

零落。傷盛年之不再也。屈子可謂銳于慕君矣。

不撫壯而棄穢兮。望君早回頭。何不吹乎此度。難除小。棄穢以駝。馳音。望君早看。着。來吾道。

夫先路。若肯向上。願為當先。昔三后之純粹兮。固眾芳之所

臣明則。雜申椒與菌。圭兮。豈維紉夫蕙。芷。芳潔。蕭。雨。

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堯舜着耿介。既遵道而得路。聽小。

子指點。步。何桀紂之昌披兮。夫惟捷徑以窘步。聽小。

點。只為一個。捷。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聽小。

徑。費無數周折。捷。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聽小。

徑者都是圖自便于君不誤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誤事小誤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且勿論堯國先王接荃不揆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齎怒得實余固知謬謬之為患兮明知忍而不能舍也說不出指九天以為正兮此心惟夫惟靈修之故也敢何

此第四段言其諫君之誠不畏人妒乃彙所緣起上但講自己欲乘時建功此下乃望君乘時建功較自己為急人君不乘年壯時棄其穢德早自振

楚詞箋註

卷一

七

刷則後無望矣欲乘時者先須改度將少年一副情性翻然撤却另起一個規模方有做好事分欲改度者又先須棄去小人蓋小人惑君動以捷徑二字相聳謂賢者為迂濶人君棄其言真以賢者為迂濶矣豈知小人之所指捷徑乃幽昧險隘之地初以為捷徑究竟車仆馬顛皇輿敗績反成窘步若大路康莊有騏驥之乘有先路之導從安安行走捷徑者不惟趕不上且不得到矣天下無捷路且有捷人得人而用譬之騏驥瞬息萬里當日

楚詞箋註上

卷一

八

懷王之禍受虧只在捷徑兩字到敗績時尚不悟也即如秦令絕齊召會結姻上官子蘭輩人人以為結好息民省無數勞攘可謂捷徑之至矣豈知伏兵見執是幽昧也老死不歸是險隘也予之不從豈殫殫哉正恐殃及君國耳椒圭此君子之辛辣應即苓陵香佩之可以已癘藺一云薜蘿一云白芷此君子之冲和申地名或云椒之美名蘭本草之小者或云凡木根香曰菌葉香曰蕝今言菌圭當是言其根香也三后夏商周也昌披一作昌被言其狂惑若被衣不帶者一作昌披則狂惑同于禽獸矣黨人朝廷結黨之人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以損害忠良偷樂者明知國事蘊伏禍端大家且偷一時安樂二字是黨人病根一味為其富貴受享計說到國家正經事上誰肯擔干係止為此二字在胸中所以戰守俱廢互相遮瞞有一人出頭來做必然互相排擠此千古公患不獨靈均之楚事為然故離奔走先後竭盡知謀方將可繼楚國先王之業而此輩之讒將乘此起荃音蓀即蓀

也。香草生溪澗中，似石菖蒲而葉無脊，陶隱居云：

古人多以此相稱，謂亦香美相憐之詞。故離騷謂：

君爲荃云爾。不揆度余之中情，反信讒而齎怒。此

可憐者，亦堪惜矣。齎，吹舖疾也。靈修有才智，又善

修飾之稱。古者婦人悅其夫之詞，借以比君。與上

美人相應。此心難于自剖，故指九天爲正也。楚詞

聘字俱是馳騁，乃傳寫之誤。又苗後倣此。主之圭去木止書圭者，避先諱也。

曰：黃昏以爲期兮，熱心方後悔遁而有他。只謂別有路相看余既不

既與余成言兮，原來別有人後悔遁而有他。余既不

楚詞箋註上 卷一 九

難夫離別兮，離騷離字於此出頭傷靈修之數化。被入宰鼻

此第五段言君不見信，始則暫聽，終則回惑，始知

妒已入矣。

古者婚禮多成于夕，故婚從昏。其期以上燈時爲

度，故曰黃昏。羌發語詞，今江楚之間，所不解事。問

人必曰羌，至今此語如故。但是強去聲，非平聲也。

前既托喻美人，故此篇純以美人相約相求之事

爲言。初既約定行事，至中道忽改，尚不知其何故，

乃知悔遁有他，始知已有他人矣。他人既入，從此

豈可復望再合。悔則以余爲拙，遁則終身不願，相

見雖有成言，徒成話柄。天下事若但是一人關係，

卽終身不見何妨，但恐所關者大，傷吾君更變無

定，爲人所窺破，自是受人牢籠耳。

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

兮，雜杜蘅與芳芷。爲君做定許多好事。莫枝葉之峻

茂兮，願埃時乎吾將刈。假使從容長養，漸雖萎絕其

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局而微更衆皆競進以食

婪兮，憑不狀乎求索。好修之事廢羌內恕己以量

楚詞箋註上 卷一 十

人兮，各興心而嫉妒。自己不作好人，忽馳騁以追逐

兮，非余心之所急。難道不知隨俗老冉冉其將至今

恐修名之不立。無開工夫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

秋菊之落英。清風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練要二

長顙領亦何傷。自足風擊音木根以結茝兮，貫薜

荔之落葉。矯菌圭以紉蘭兮，索胡繩之纒纒。愈緊吾

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

願依彭咸之遺則。法古者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

之多艱。余雖好修姱以鞿羈兮，謇朝諝而夕替。替身